

# 枫人与枫子鬼

文 / 马俊江



人看树，树的世界里就有了嘉木，有了恶木。而枫，在《太平广记》中被列入异木。异是奇异，怪异，也是神异。怎么个异呢？晋人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木类第一条为《枫人》，说时间久了，枫木会长出瘿瘤。树长瘿瘤不足为怪，怪的是在狂风暴雨之夜，枫树瘿瘤会悄悄长三五尺，人们把它叫做枫人。巫师用它作法，能通鬼神。

到了南北朝，任昉的《述异记》讲枫树故事时，枫人变成了枫子鬼，枫子鬼不是瘿瘤，而是苍老的枫树：“枫木之老者为人形，亦呼为灵枫”。虽说是人形，但终究是“异人”，和凡夫俗子不一样。五代谭峭《化书》说“老枫化为羽人”——老枫木变成生翅膀的人。《化书》的“化”是变化，“老枫化为羽人”的下一句是“朽麦化为蝴蝶”。树变人，草变蝶……就这样变来变去，讲下去多好。那样的话，谭峭就成了中国的奥维德，汉语里就有了一部有趣又庄严的史诗《变形记》。可惜，谭峭追随老子，忙着讲天地之道去了。

嵇含只说“枫人”生于风雨之夜，而在孙炎和罗愿的讲述或者记述里，枫子鬼已能为人呼风唤雨。为枫的这项法力找到原因的，是晋人王子年和宋人陆农师。《拾遗记》里写了一大片茂密的枫树林，“雷电常出树之半”；而《埤雅》云：“旧说枫之有瘿者，风神居之”。“旧说”是谁说的呢？已无从考察，也不必考察，因为传说中的“旧说”，往往是“新说”，让流传中的故事愈加丰富起来。就是在这样的旧说与新说中，枫树成了风雨雷电之神的居所。枫字里的“风”，也从最初的无风自动和大风则鸣，变成了风神。

唐代之前，人们讲枫树异事多是粗陈梗概，而活泼的唐人讲起来则要细致生动得多。张鷟《朝野僉载》里有一则《枫生人》，说山里枫树下有枫木人，高三四尺，雷暴雨之夜，会变得和枫树一样高大。如果见到人，立刻就缩回去，变小。有人进山，遇见枫人，就把斗笠戴在它们头上。第二天再去看，斗笠挂在树上呢。梁载言《十道志》虽称

之枫子鬼，说是数千年枫木所变，但也不过是“人形”，还有鼻子有眼，有嘴有胳膊，只是没有腿。没有腿，就跑不掉，只好等着被调皮的唐人捉弄了：张鷟给它们戴斗笠，而梁载言随手采了一把蓝草堆在枫子鬼头上。第二天，去看时，树上的斗笠还在，而蓝草不见了。大概是枫子鬼喜欢斗笠，但对胡乱堆放的野草生气了吧。

既然是异木，出世也不会平凡，枫的出生证明在神异的《山海经》里：黄帝杀蚩尤，“弃其桎梏”，化为枫。现代的手铐脚镣是铁，古代的桎梏是木，那木被丢弃于宋山。山上有红色的蛇，有方齿虎尾的人。枫香树，就生在那样荒蛮怪异的山上。

有人会说《山海经》讲的都是荒诞不经的事啊，但蚩尤的后裔苗族人肯定不这么认为。《苗族史诗》讲完开天辟地，就讲《枫木生人》——汉族志怪小说里的题目在另一个民族那里，成了史诗——史诗也是历史。苗人的历史里，人来自一棵树——枫香树。■